



幕后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2012年,由杨丽萍担任总导演,改编自其成名作《雀之灵》的舞剧《孔雀》首次亮相便轰动全国。时隔10年,重新创作打磨的2022版舞剧《孔雀》自2022年9月在昆明首演后,便在全国开启巡演,迄今为止已走过了近30个城市。

上月末至本月初,2022版舞剧《孔雀》在广州大剧院连演7场,其中,6月28日上演的场次是此版《孔雀》的第一百场演出。登台之前,杨丽萍携舞者乔月禹、王思龙、马垣涵、杨必熙、范景玥与观众和媒体见面,分享了2022版《孔雀》的台前幕后,阐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理念和对“孔雀”这一文艺符号不断加深的认知,并回应了近期因男孔雀舞蹈片段而带来的舆论争议。

这位13岁便进入专业团体,在从艺道路上跋涉了50多年的舞蹈艺术家,在拥有了孔雀之“形”,甚至孔雀之“灵”后,仍不满足。杨丽萍表示,自己视孔雀为一生的精神追求,想讲述更加丰富、深刻的“孔雀故事”,也必将“以钢铁般的意志,毫不动摇地坚持对美好的追求”。



## A 十年再会 新版《孔雀》化身“召集者”

舞剧《孔雀》的故事围绕“生命和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展开,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全剧分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向观众传递杨丽萍对艺术和生命的思考与感悟。剧中的“孔雀”,是鸟,也是人,是有情世界的芸芸众生。杨丽萍表示:“《孔雀》是会让人感觉奇妙的舞剧,它在我身体里涌动、流淌,有感而发、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在2022版舞剧《孔雀》中,杨丽萍把自己定位为“召集者”。她表示,复排《孔雀》的第一个动力就是传承:“首先要把一个好的作品传递给年轻一代观众;第二,我们作为前辈,要有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舞者的担当,助力他们绽放各自的魅力。”

谈起新版《孔雀》的演员阵容,杨丽萍满口赞誉,她表示:“他们是当今中国舞蹈舞台上非常优秀的舞者。年纪轻轻就要在舞台上用短暂的时间饰演生命生老病死又涅槃重生的全过程,相当不容易。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棒的精神和体力状态,而且每个人都跟角色非常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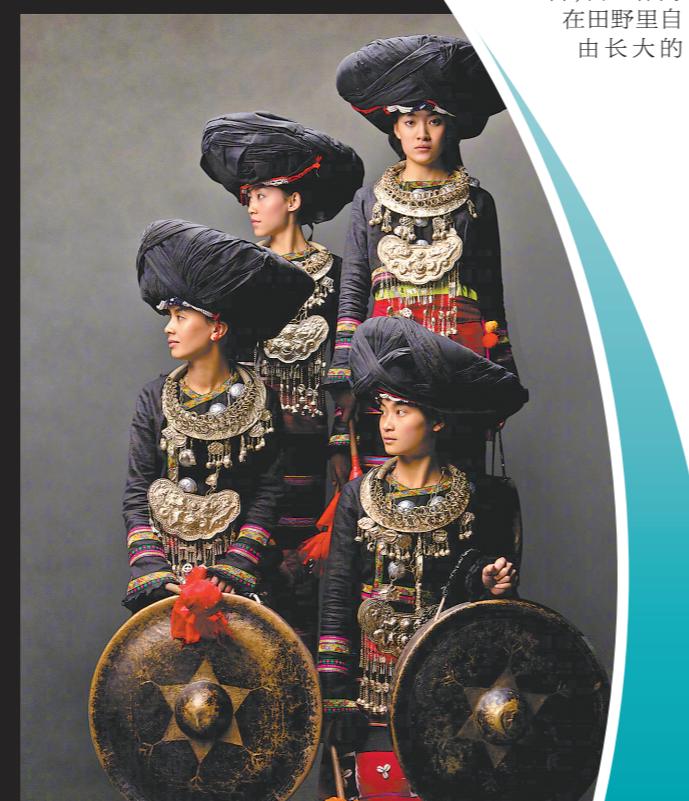
代表着美好的女孔雀,代表着勇敢忠贞的男孔雀,具象化表达时间流逝的“时间”,身为旁观者又悲天悯人的神灵、骄傲自大又贪婪自卑的乌鸦……《孔雀》中设置的不同角色,均有不同的象征意味,而每个角色也存在不同的塑造难点。

舞剧《孔雀》2022版广州迎百场演出

## B 杨丽萍: 孔雀是我毕生的精神追求

▲2022版舞剧《孔雀》海报

▼《云南映象》剧照



## B 无问西东 热爱民族艺术但兼收并蓄

作为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一直扎根于民族土壤,从中汲取养分。

多年来,她带领着来自云南各地田间地头的演员,走访故乡山水,将彝族、藏族、傣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原始、粗犷、充满绚丽色彩的生活生动地展示在舞台上。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便是其代表成果之一。这部已经演出了7000多场的歌舞集把原生态的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民间舞蹈经典进行全新的整合与重构,

在展现云南浓郁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展现了民间歌舞的全新可能。

杨丽萍坦言,自己作为在田野里自由长大的

白族女子,对民族舞蹈的热爱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她认为民族舞蹈不是一个狭窄的概念,反而非常宽广:“你看,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单从舞蹈这个角度上,可供挖掘的素材非常丰富,这是穷尽我这一生都没办法彻底完成的事业。”

杨丽萍表示:“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创作和传递民族艺术。这是我自发的,没必要非得说是一份责任,我觉得热爱很重要。所以,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明确,也许有一天我不在舞台上了,但我还会继续创作,继续热爱民族舞蹈。”

民族音乐在杨丽萍的舞蹈作品中得到大量的运用。舞剧《孔雀》就采用了鼓、箫鼓、铃铛等多种民族乐器。在杨丽萍看来,《孔雀》中的音乐创作是个大挑战:“《孔雀》需要的音乐,很多时候是写意的,它需要描绘森林里风怎么刮过来、水怎么流、云怎么飘、鸟怎么拟人化地叫,时间如何流逝、四季如何变化……创作难度非常大。”

不过,杨丽萍觉得创作不应当“为民族而民族”,她觉得要秉持着开放、兼容的思维,诚实地面对作品。她坦言,为创作《孔雀》中“男孔雀垂死”段落的音乐,邀约了很多作曲家,但都无法用传统乐器完美地谱出曲子进行表达,因此最终采用了肖邦的钢琴曲作为配乐,

“这段又现代又空灵的死亡之舞用古筝、琵琶、箫去搭配演奏,都感觉不对……在各种尝试后,我们最终选的是肖邦的音乐。肖邦的音乐有一种高贵且忧郁的美,搭配起男孔雀的垂死之舞,感觉是两个灵魂在碰撞。演出后,有观众评论说‘感觉有点突兀’但也有人表示‘相当喜欢’”。

“我想,最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表现的一定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只要那个点用对了,就能超越民族和地域,表现永恒的人性。”杨丽萍总结。



为央视《经典咏流传》表演《滇海曲》

## D 无惧质疑 坚持自己对美好的追求

杨丽萍一直有些热衷体质。多年前,杨丽萍便表达过自己的人生态度:“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聚,花儿怎么开的。”然而,因为选择不生育,她被网友质疑:“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并且,这条评论获得了上万的点赞量。

之后,杨丽萍淡然回应:“人会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谁也救不了你,但你的精神是年轻的,你的气息是美好的,就会散发出来一种特殊的味道。只要你过得好,没有伤害其他人,就可以。”

此番,舞剧《孔雀》2022版巡演开启后,风波又起——剧中饰演男孔雀的舞者因仅穿一条肉色紧身打底裤而被质疑着装造型“不雅”,引发争议,相关词条#杨丽萍孔雀舞中舞者造型被指不雅#一度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

此后,杨丽萍团队发布了这段舞蹈的视频片段以作回应。杨丽萍表示:“这段舞蹈是贴合剧情的,难度非常高,也是我最喜欢的。男孔雀为了让女孔雀获得自由,把自己美丽的羽毛让

## C 一路求索 一直在培养新的“孔雀”

积,你自己的表演,包括人格,才能不断走向丰富和厚重。”

多年来,杨丽萍一直在培养新的“孔雀”。此次2022版《孔雀》巡演,观众看到了肖蓉浩、乔月禹、普一凡等新版“女孔雀”的成长。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任何“新孔雀”的出现,都会被拿来和杨丽萍作比较。当事者又如何看待这种比较?

对此,杨丽萍回应羊城晚报记者称,她希望大众“不要去比较,也不要去看她跳得像不像杨老师”。杨丽萍认为,这种比较违背了自然规律,也很肤浅,因为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手上的指纹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舞蹈自然也是不同的”。

杨丽萍坦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也加深了:“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跳孔雀舞,很多观众都好奇‘你怎么还在跳孔雀,你不烦吗?’‘跳了这么多年,你觉得有意思吗?’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跳了很多舞,孔雀舞只是我其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孔雀就像凤凰一样,是我毕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杨丽萍认为,舞剧《孔雀》讲述的其实是人的一生:“也许是我的一生,也许是芸芸众生的一生,或者就是孔雀的一生……它实际上是对生命终极拷问的一种呈现。对我来讲,每一天在舞台上的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我都相当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表演的过程,也是我体验生命怎么走向极致、走向死亡、走向光明的过程。每一天的表演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特别美好。我不会烦,也从会觉得无聊。我跟年轻演员讲,每次上台都是一个考验,都是一个不同的经历,要去叠加、去累



下乡采风

给了乌鸦,并献出了生命。这段舞蹈很难跳,演员抛却外物,仅依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肌肉和肢体的线条,把孔雀垂死的状态表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

坚定地推广舞蹈艺术几十年,依然要面对此种质疑,难免会让人产生些无奈和沮丧,杨丽萍又是带着何种心情回应此类争议的?

面对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杨丽萍感叹:“从艺几十年来,我感受过各种悲欢离合、时代变迁和起伏跌宕。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长河里,最重要的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我们要有认知,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要坚守自己的想法。你的心是纯净的,你的行为是美好的,你的艺术是天地之间的一种感知。”

杨丽萍表示,人们对好的艺术的认知可能没有固定的标准,但好的艺术是会让人感受到魅力的,在未来,她还将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自己对美好的追求:“我们不会因为旁边的一些(争议),去困扰、去纠结,一点都不会!我们会坚持我们自己对美好的追求,相信自己是最好的。”